

# 块块框框

条条、框框，在内地有的是；块块，框框，那就只是香港土特产。

块块是文章，框框也是文章，不是现代唐僧的什么摩登紧箍咒。

香港报纸的副刊有些像当年上海的小报，一个版面，划分成大大小小不等的一小块地盘，由不同的作者各分一块，每天就按照地盘的大小，照写七八百字，五六百字，三四百字，也有少到只有一两百字的，取个名字，叫做专栏。当然也有千字文或千字以上之作，那是名牌货，一个副刊之中只有一两篇。像拼图游戏一样，尽管是一块一块的，版面设计师的编者也总有办法把它们拼凑成一整版，不会多出来，也不会有余地，总是恰到好处。

这样的文章有的有框，有的没有，于是在作者们的口中笔下，就常常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我那个框框”，或“我那个块块”。框，其实就是花边，鲁迅所说的“花边文学”的那种花边，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晓得花边还是不屑于说花边，总是要说：“我那个框框。”至于块块，说的就更多，由于加框的文章一般总是比较少。也有闭着眼睛乱说一气，没有花边，也说“我那

个框框”的。

框框其实也是块块，不过是加了框的块块。块头有大有小，大的像手掌，中等的如豆腐干，小的就简直像豆腐乳了。香港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七八百字的文章不少人已经嫌长。有些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是利用大小便的机会读报的，在厕所里吃豆腐乳最好，吃豆腐干也还可以，挨巴掌就不那么时间充裕了。白领（职员，香港叫文员）没有蓝领（工人）这么紧张，但也绝无内地一些干部上班喝茶看报的悠闲，因此也是一样欢迎短文，欢迎块块、框框，而不愿见绑人的长条，打人的大板子式的文字。

块块、框框既然划分好了，由大大小小的作者承包，就像内地农村的责任田，而推行的时间比责任田早了好几个年代。承包者一般都表现了很强的责任心，按日交稿，很少有误，这是饭碗，要讲信誉，要不然就有打破饭碗的危险，除非是最吃香的作者，编者才会看你的脸色。在一个老编来说，版面分配之后，天下大势已定，剩下的就是催稿了。当承包者表现出责任心强时，他就大可以无为而治，特别是一些不谈政治，不发牢骚的版面，简直不必审稿，就可发排。有些报纸老板干脆就不设副刊编辑，改动版面时自己约约稿，平常日子就交给排字房去处理：稿来送排字房，照排，照固定的式样拼成版面。这就没有什么需要编辑去做了。尽管这是十分个别的现象，但这不设编辑的版面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目睹的香港报业怪现象。

有地盘制造块块、框框的人，大小是个作家。作家有男女之别，正像这个社会里有不少“女强人”，块块、框框的生产者中，也颇有一些女作者，她们多数被称为“才女”，而男作者被

称为“才子”的虽然不是没有，相形之下却是少得多了。有些“才女”也确实表现了她们的才气或灵气，但块块、框框的天地毕竟是太小了，两三百字很难造就出一个真正的作者来。有个“才女”写了一两年两三百字的块块，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说是两三百字都太长了，懒得写了，于是而搁笔。颇有人替她惋惜。她可能没有看过画家黄永玉的《永玉三记》和后来的狗不理、猫不理杂记。那样的体裁应该适合她的吧，有时连一百字也不到。

块块、框框的作者群中，近年又另有些后起之秀：明星而兼“才子”或“才女”。这是电影明星和电视明星（特别是电视明星）的专栏，报纸要借重他们和她们吸引读者，她们和她们要借重报纸以广宣传。写的多是身边影事、视事或私事。二三十年前，这一类文章也有，但不如现在之多，而且往往有代笔的捉刀人；现在较多的是本人亲自执笔。十多年来，电影演员和电视艺员许多都是出身于书院（中学），有的还是出身于大学的。拿得起笔，写得出东西，和以往的情景是颇为不同的了。这也多少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有所提高。

块块、框框一般都是杂文，可以随意发挥，最容易莫如写点身边琐事。写男朋友或女朋友，写丈夫或妻子，写儿子或女儿，写上司或同事，写伤风咳嗽，写吃喝玩乐，写逛公司，写上马场，写沙田赌马，写澳门赌狗、赌轮盘……无所不可。许多时候，总是把自己写了进去。这些行家们自嘲：出卖自己。这是说了出来的，没有说出的当然是也出卖他人，出卖自己的亲戚朋友了。

块块、框框当然也不尽是这样的作品。也有政治性很强的东西，近年来谈得最多的是“九七问题”，也就是到了一九九七

年中国要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有些人称之为“大限”。大义所在，没有人能公然反对，叽叽喳喳的议论就多了，可以理解的担心更多，但由于事情逐渐明朗，逐渐放心的人也在增多。

形势不断在变化，人会变，文也会变，二三十年前有个天天写千字文咒骂中共的人，现在天天写评论文章，许多时候是谈爱国主义的，而且谈得合情合理，文章出自肺腑，一些道理是说得那么自抒机杼，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块块，框框，有些写得太随便，时时自造新词，有时使人莫名其妙。如忽然说，我楼上如何如何，我隔壁如何如何。什么楼上？原来是指他那个块块上边的另一个块块。什么隔壁？原来是指他那个块块旁边的另一块块。这样的妙词恐怕是别的地方的作者很难写得出来的。

但这些块块、框框也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对思想上和生活中具体的事物联系得很紧。尽管是身边琐事，却也是一些读者所喜见乐闻的，不像大道理容易吓退人。